

刘刚/文

“小三儿”是我当年插队时房东女儿的小名，我在她所在的山村学校代课时才知道她的学名叫“张惠芬”——很土，很朴素的一个名字，一如她常穿的那件兰花小褂。

我遇到“小三儿”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十六七岁，一个很干净又充满想象力的年龄。

“小三儿”的父亲赵老倌，一个在1949年以前闯荡江湖的人。在那个时候，他的正面形象时而是卖百货的货郎，时而是带领一帮人钻山开洞采玉石的袍哥小头目，至于这背后的细节，老人仿佛都对我有所忌讳。他的传奇故事像山野的林风刮遍了安宁河谷下游，那是我们将在另一个故事里描述的情节。

“小三儿”父母的结合颇具当地乡土特点。在六十年代初饥荒时期，赵老倌已经是公社一个非常普通的汉族看水员，每天主要的工作内容便是根据各田地的用水量去截断或疏通溪水，顺便查看一下地里的庄稼。我们那个地方有“月城”之称，可见月光之明媚。在一个如水的月夜，成熟的庄稼在夜风中躁动，林子里不

安分的野物的求偶声此起彼伏。就在这样场景下，单身壮年的看水员赵老倌遇到了偷粮食的年轻寡妇赵氏。按照当时的规矩，赵氏的下场无疑将很悲惨。但是赵氏健美壮实的身板和她那乞求的眼神肯定使赵老倌腿软心动，最终，赵老倌与赵氏的遭遇结果便有了野合的性质。事后，同样按山里的规矩，赵老倌娶回了赵氏。从此之后，赵老倌结束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在赵氏和带来的张姓男孩和女孩包围下获得了围着炉火发号施令的权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直到有一天一个城里男孩的到来才改变了这种平衡。记得赵老倌听生产队长说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他们家里的一员时，昔日的豪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当即让小三儿和哥哥张应祥叫我“哥”，并把一大碗蔗皮酒——一种用榨糖后的甘蔗皮烤的酒要我喝完。这便是认了亲。错误就在于我多年后才知道这种认亲的深厚的山野习俗和内涵，但那时已经与事无补

小三儿

了。

从此之后，小三儿总是在山上、田里出工的时候、芭蕉林里砍野芭蕉的时候左一声哥，右一声哥地围着我转，而我也傻呼呼地应着。我和小三儿、他哥干活、打猎、采野菌、抓石蛙……总是形影不离。通常是，我和张应祥发动主攻，小三儿负责外围后勤，那时候她总是流着汗涨红了小脸，两条小辫在碎花小兰褂上快活的摆动。看到这种情景，队里的大婶大娘就和赵老倌一块儿神秘地笑，笑什么，问他们也不说。

坦率的讲，小三儿是个勤快体贴的好姑娘，她真的是把我当作了哥哥。插队三年，小到手绢，大到蚊帐被褥从来不用我动手清洗，而绣满各种精巧图案充满川滇风情的鞋垫更是装满了张应祥给我做的小红木箱。到了我插队的第二年，我成了大队专业队队长兼中心学习组组长，又是小三儿上学的学校的代课老师。每天晚上，当我写材料或备课时，小三儿便在灯下为我补衣袜，添茶倒水，反正

她有的是理由留在我旁边。后来，我的枕头下经常还会发现煮鸡蛋。再后来，张应祥不愿意同我们一块儿活动了。再后来，小三儿看我的时候眼睛里便有了一道特别美丽的光彩。她对我的照顾更加无微不至，乃至在蚊帐里赶蚊子这样的小事她都坚持要亲手做……

那个时候，我对男女之事完全是个文盲，自以为我们真的是兄妹，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直到有一天赶场，一个知青问我：“兄弟，听说你和一个村姑好上了？”我还一头雾水。我想，我是一个知青，肯定是要回成都的，怎么可能和小三儿好上？那个时代，社会阶层的鸿沟深入每个城市人的心底，知青是拒绝山村爱情的。

后来，父亲借到攀枝花市（当时叫渡口市）出差的机会顺道上山看我，从他那绷紧的面孔上我读到了一些东西。他和赵老倌、小三儿在柴烟熏黑的里屋谈了很久，而把我打发到公场上去打麦子。送父亲回公社小旅馆的路上，在松明火把的照耀

下，我看见了小三儿眼里闪烁的泪花。没有多久，公社书记亲自调我们专业队到另一个地方去开山修路，我便带队离开了小三儿和我的生产队。

再后来的那个冬天，父亲老战友的部队工厂专程到西昌招工，我被从西昌专区到县委的父亲的一系列战友们直接扭送上了北上的火车，以至于根本来不及和小三儿告别……

1999年国庆期间，我和几个当年的“插兄”回到了当年插队的地方——四川省凉山州的一个小山村时，我已经是北京一个独资公司的CEO了。当我问起当年的朋友——张应祥、小三儿的近况时，他递给我一支烟挡住我的追问，王顾左右而言他。晚上，一个当年要好的农民兄弟告诉我：我走的第二年，小三儿哭着嫁到了安宁河对岸的深山里，出嫁的第二年死于难产。

是夜，宿小街旅店，老板娘的SONY录音机放着一首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的多少妹妹都嫁给眼泪？……”

一夜无语，听山风独吟。

中国未来十年最大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

朱大鸣/文

是未来十年中国必须要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解决贫困问题，中国实实在在的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也是每个人都能深刻体会到的。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最近指出，在中国经济建设方方面面的成就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6亿多，这在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令这位教授惊讶的中国式脱贫问题确实是中国这些年来取得显著成就。但问题在于，在摆脱了“贫困陷阱”之后，中国正在面临着更加难以对付的上述所言的中等收入陷阱。

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鉴于国内外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中央层面还是作出了充分的考量并进行了布局。

问题是，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至少在可以预见的三年内，经济形势难以真正好转。而国内收入差距又在扩大，不仅仅表现在行业差距在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鸿

『作者简介』

朱大鸣，工商管理博士，中国资深财经评论人，企业家。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房地产经理人联盟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普陀区区政协委员，上海春之声集团董事长。现为《经济参考报》、人民网、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和讯、凤凰、搜房、CCTV证券网、中金、东方财富网等多家全国大网站、权威媒体的专栏作家。著作《走向——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经济》、《现在，你该买房吗？》。

是，人们对于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财富却是有显著地抵制情绪，举例来说，人们对于一些权贵通过权力获得巨额财富是难以接受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表哥”、“表叔”等现象，就是这种情绪的自然反应。

最近茅于轼在一次演讲中呼吁“取消一切特权，要使流动性更改善，使机会更平等，国企、民企要平等对待，要把各种权利交给老百姓。”茅于轼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前人们对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诉求，也是我们经济改革的一项硬骨头。其实，这里已经不仅仅涉及到经济改革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些现实而具体的问题得到解决才能提高国民的人均收入，使得经济增长的红利全面惠及具体的现实的个人。

平均收入的指标确实有缺陷，主要的问题难以反映个体之间的巨大差距，用中位数反映的收入可能更加真实，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分层结构，而非金字塔分层结构。中间收入能够占大多数，中国不仅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还能使

得中国进入正循环，而非恶性循环。如果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可能也会在数字上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后劲难保，更大的可能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去。

很多人认为中国高质量商品都出口国外，中国的商品只能在低端价值链上做。其实，这里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现实：高质量的商品国人买不起，在现实选择中很多人选择了低端商品，市场淘汰功能是强大的，这是我们产业总是升级不了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果要想中国经济进一步创造奇迹，必须要提高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创造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这可能是我们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路径。下面，我做的事情令我无比钟爱。你需要去找到你所爱的东西。对于工作是如此，对于你的爱人也是如此。你的工作将会占据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你只有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伟大的工作，你才能怡然自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么继续找，不要停下来，只要全心全意地去找，在你找到的时候，你的心会告诉你。你寻找的就是你的passion。

活得自我背后的活得忘我

明清石/文

『作者简介』

明清石，主动人生首倡者、畅销书《趁早与这个世界约会》作者、主动人生系列课程辅导教练、上智立方(北京)咨询公司首席合伙人。

这一天，整个家族放下所有的事情，大家从各自的城市回到老家，只为爷爷的八十大寿。这是整个家族的最为重要的聚会。在每个人的心中，无论走得有多远，无论过得好坏，都很得意和珍惜这份健康对家族的引领。生日聚会最大的仪式就是分享生日蛋糕和拍全家福。

爷爷坐在正中间，然后是爷爷的弟弟、弟媳、妹妹，然后是爷爷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各自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然后是爷爷的三个女儿、女婿，各自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可谓是浩浩荡荡，四世同堂。大家依次向爷爷靠拢，镜头记下来每个人的笑脸，每个家庭的欢乐和整个大家庭的生日祝福。

拍摄全家福，是最近几年每次家庭聚会都会做的一件事。一方面可以记录大家的容颜变化，另一方面也会让每次的聚会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有时候，在忙碌的平日，偶尔看看这些年的全家福，情不自禁为整个家族的兴旺而兴奋。

家族里的小朋友太多，大都是爷爷的重孙辈。小朋友们一起为爷爷欢快地唱生日快乐歌，这在家族中还是第一次。爷爷吹完生日蜡烛后，大家开始分享蛋糕。每个人的嘴上都是奶油，无论老幼，大家吃起蛋糕的样子，真是别样有趣。

晚上，我们在村里放起了烟花。在屋檐下看着火树银花，每个人的脸庞被每次绽放的烟花照得红彤彤。在家人内心，或许看着这样的烟花，都情不自禁地更加珍惜当下，拥抱生活。

家有寿星，是一种福气。大家相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同辈的人在一块，说着有趣的事情，长辈问的都是晚辈的工作情况，而那些孩子，只要一块就能立刻找到玩的事情，你就会看到，一阵一阵，门里门外

的嬉笑追逐。爷爷坐在那里，微笑着看着每一个人，这是一个我们这个家族最为重要的聚会。看得出，健康已经成为大家最为满足和在意的事情。如果家族里有一个长寿者，将会引领着整个家族的向心力。

大家在各自的城市和工作中，完善自我，积累财富。大家又都是从家里出去的孩子，每年的回来，开始是带上另一半，然后便是带着一家子。

这样的聚会之后，大家又会赶赴自己所在的城市，忙碌依旧。而爷爷还在这个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着健康有序，轻松惬意的生活。

爷爷不识字，却做过人民公社的书记，做过酒厂的厂长。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家族有了村里的第一个收音机，第一台缝纫机，第一架自行车。

他从来不去苛求别人，看到家族里的任何人，只要他觉得你不顺眼，有一些不好的变化，就会笑着骂你，有时在村子里，看到一些不平事，也会开口大骂。也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可他第二天，就当没有发生一样，还是对人关心，对人笑脸迎接。爷爷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

人，凡事都笑骂之后笑纳。

可对于子孙，他向来都是放养，从来不去表现出大家离家后那份的思念。其实，他挂念着每个人的生活，只是不想用自己的状态去让别人牵挂。

爷爷更是一个万事知足的人。有什么事情，他看不得别人求助；有什么事情，他也看不得别人与其争执。最后，总是吃亏是福，一笑而过。

在爷爷看来，我们每个人，做个

平常人，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和愿望。也就有了写给也有八十大寿的对联：无须文章八十载，笑骂天下事；尤惜子孙万事足，欢喜平常人。”横批是：福如东海。

其实，这样的生日聚会，也是大家每个人领悟这份健康的好时机。摆在你面前的有太多的事，我们要做的是做回你自己，并接受和相信这就是自己，而并不是别人眼中的样子。

长寿不仅仅是一种身体健康的惯性，更是一份对儿女生活的积极猜想和万事满足的平常心。表面看，爷爷是活得自我，可在其背后，就是活得忘我。这或许是健康的本质。

